

Hun zhi wai

长

篇

小

说

马枋=著

婚之外

Hun zhi wai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长

篇

小

说

Hun zhi wai

马枋=著

婚之外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马枋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之外/马枋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3. 7
ISBN 7-5313-2578-0

I. 婚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1631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)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×203mm

印张: 8.625 插页: 2

字数: 173 千字

印数: 1—10 000 册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臧永清 唐惠凡 责任校对: 宋贤尘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李 奕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马枋，六十年代生于东北平原，九十年代毕业于南开大学，获理学硕士学位，现居黄海之滨，从事自由写作。曾在《青年文学》《大家》《山花》等刊物发表作品，著有长篇小说《生为女人》《与男人无关》。

作者简介



写给心中有爱的人

写给心中的爱人

上 篇



也许，相爱的人

一旦朝夕相处，就会变得不相爱了

也许，相爱的人

要想一直相爱，就不能朝夕相处

——这是一种悖论

还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的荒谬？

1

这天晚上孟菲确实喝得不少，但她没有醉。

四个女人，消灭了整整一桶通化山葡萄酒，还有八只罐装青啤，不过不要紧，当她们从酒店撤离的时候，个个身姿袅娜，步态从容——只有女人加入的聚饮，想醉也不是容易的事！

在路边道别时，有人兴犹未尽，提议接着去喝茶。孟菲并未附和，她说自己晚上喝茶就得彻夜失眠。于是，孟菲向钻进车内的三位女伴挥了一下手，就独自坐上了另一辆出租车。

街头的灯光极富挑逗意味地竞相闪烁，像一幅幅制作粗陋的电脑动漫。动漫这个词孟菲并不喜欢，觉得它有些偷工减料，节省得简直不负责任。这正是现代都市人的做派吧！

这个城市虽然不大，但它具有现代城市的所有功能，满足着人们从吃喝玩乐到饮食男女的一切需求。孟菲酒意迷蒙地想，城市的出现是人们肉体 and 感官的福祉，却也是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之痛。

婚 之外

城市看上去是许多建筑的集合体，然而钢筋水泥的框架却泊不下人的心魂。欲望就像流动的风，在街头迷彩的光影下徘徊着；建筑物有多么高大，人们的欲望就有多么深重。

所有的城市都是相似的。除了街道和人流，除了汽车和楼房，最为相似之处就是那些遍地林立的酒楼餐馆。无论个头大小，无论名声远近，更不受 GDP 或什么恩格尔系数的影响，几乎每一座城市的餐饮业都万古长青。其中奥秘何在？正是因为一场场酒宴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满足着人类的基本欲求。

毫无疑问，城市的人们需要吃饭，但是，当吃什么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之后，在哪里吃以及与谁同吃，作为一道多解的谜题，就变得富有迷幻色彩而深入人心。在哪里吃的问题基本上有这样两种选择：在家或不在家。如果选择了前者，那么与谁共餐的问题也就无需再考虑，这当然会省些脑筋，但每日坐在同一张固定的餐桌旁，椅子总是那把椅子，头顶上的灯光也一成不变，面前晃动的那张脸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，日久天长，唇齿之间的唾液往往难以旺盛地分泌，舌头上的味蕾也会处于休眠状态。所以很多人明智地选择了后者，选择不在家，不在线。不在线是一种自由状态，不在此处不一定就在彼处。彼处是个集合概念，可以是彼一处，彼二处，彼三处……可以是海鲜楼，烧烤厅，拉面大排档……伴随着这些变幻莫测的地点而来的，将是更加多姿多彩的机缘或遭遇，你的共饮者可能是知交，密友；情人，仇人；多年的老相识，初遇的新面孔。正是这一切丰富着城市人丰富的生活，丰富着城市人贫乏的生活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孟菲经常不回家吃晚饭。也就是在那

段时间里，她猛然发觉，像她一样不情愿回家吃饭的人竟是那么多。每天下午下班之前的一个小时，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就会骤然密集起来，有的声音短促有力，有的声音绵长悠远。一部部电话像一只只负离子发生器，使处于缺氧状态的办公室一下子活跃异常；人们的脸上溢出喜悦，一颗颗零落无主的心开始笃定下来，并在想象中做着轻快的飘移，飘向一张张气氛浓烈的餐桌，当然，不是那种家里的餐桌。

有关下班之前那段时间的心路历程，孟菲的好友红叶曾经谈过自己的感受。红叶说，如果每天下午五点的时候还未接到一个邀请的电话，她的心情就会变得非常失落。她就会想，完了，今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；她又想，如果就这样过去也好啊，问题是，从现在开始，到睡觉之前，这中间的一大段时光该怎么打发？

孟菲不是那种交际很广的女人，也并不特别热衷于酒楼的饭菜。正如回家吃饭让她感觉不到什么乐趣一样，不回家吃饭，同样很难带给她什么真正的乐趣。有时是不错的地方不错的酒菜，却遇到很糟的人；有时是人还可以酒也说得过去，地方却选得乱七八糟或者不合时宜。也就是说，时间，地点，人物以及发生的事件等诸多要素里面，总会有那么一项或几项不对劲儿。渐渐地，孟菲就有些倦怠了，对于下班之后的宴请开始提不起精神。

但她下班之后确实不想立即回家。

孟菲不想回家，是害怕家里那种阴冷的空寂。常常是，她先守着自家的餐桌独饮，然后守着自家的电视机独乐，最后守着一张阔大的床铺独眠。

孟菲是个有家的女人。有家，意味着有丈夫，也有孩

婚 之外

子。然而丈夫因为种种原因经常回家很晚，孩子也就经常被他们塞给老人。于是，家的概念只剩下了空间的意义。孟菲觉得这不到一百平米的空间变得硕大无朋，大而无当，大得让她失去了方向感，失去了重心，也失去了内心的稳定。出于无奈，她只好先在外面吸纳几缕热闹的人气，再带回冷寂的家中慢慢消磨。

孟菲发现，像她一样下班后并不立即回家的女人越来越多了。是不是因为她们的丈夫也常常不回家，她们才不得已采取了这种抵抗方式呢？还是因为女人们的不回家，男人才会变本加厉？到底何为因何为果，孟菲没能想清楚。如果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的话，她只能给出这样的判断：是男人导致了这一切。

不是吗？男人更喜欢呼朋引类狂聚豪饮。世界上的酒类有百分之八十被灌进了男人的肠胃。男人在消耗着酒精的同时，也消耗着他们自己，他们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生命。但是他们不该把女人也牵扯进去。他们毫无责任心地消耗了女人的青春、热情和无止境的等待。女人是无辜的，是受害者。所幸，当女人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，她们不干了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所以，女人也采取了行动。这行动就是：你不回家，我也不回家；你去喝酒，我也去喝酒。凭什么就该是女人独守空房？你有嘴巴和装酒的胃，我也长了这些器官呀！这个世界谁怕谁呀？

女人们带着觉醒之后的愤愤不平坐到了餐桌旁，被陌生的或半生不熟的男人呵护着，就像一朵朵花儿被绿叶环护，这样的情景可以给婚姻中的女人带来一点点欣喜和满足，但

日久天长，她们便看透了酒桌上的游戏规则，也看清了与葡萄美酒相伴而生的虚情和假意。曾经微微悸动的心渐渐变得慵懒，不再期待在这样的场合会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发生。

孟菲发现，这个城市的男人缺少一种真正的优雅。尽管他们也可能有着堂堂的仪表或考究的穿着，刚落座时他们也会装成斯文模样，然而几杯酒流入胃肠之后，他们粗鄙无知的本性便暴露无遗。他们大讲着滥俗的黄色笑话，生硬别扭地跟桌上的女人调情，或者大肆地自我吹嘘，贩卖着从网上或街边得来的无聊消息，贩卖着他们的浅薄。这样令人作呕的男人就像停落在菜盘边沿上的苍蝇，你可以闭上眼睛不管它的存在，然而却被它彻底败坏了胃口和心情。

当然，不像苍蝇那么令人讨厌的男人也是有的，但是在赶赴一场酒宴之前，你无法得知今晚活跃于餐桌之上的将会是哪种昆虫，你不知道自己将会遇上蜻蜓、蝴蝶还是什么令人不悦的不明飞行物。

既然男人们设下的宴席这么令女人捉摸不定徘徊不前，还不如女人们自己去热闹一番放松一下。于是，近些年来，城市的酒楼茶馆渐渐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气象，那就是女人们的聚饮。她们或三两人或四五人凑成一桌自成一统，喝着女人喜爱的甜酒，抽着细长的来自韩国的女士香烟，骂骂自家的老公，夸夸各自的孩子；遇到特别知心的姐妹，还可以讲讲自己的情人，讲一讲那些隐秘的甜美或难言的辛酸。女人之间的聚会可以很美妙，虽然损失了一些来自男人的赞美之辞或热情的目光，却也不再担心受到那些粗鄙之徒的黄色骚扰。就算要女人们自己来买单，却也落得个开心和轻松。开心比什么都重要，不是吗？

婚 之外

孟菲坐在出租车上，回想着刚才那几位共饮的女伴。除了她的好友红叶之外，另外的两个女人她都不很熟悉，但她挺喜欢她们。那位年已四十开外的大姐，为了向同伴展示一下今冬流行的某种魔力健美裤，竟在人声如潮的餐厅“呼”的一下撩开自己的裙子，时间长达二十几秒之久；那个年轻一些小女人，是红叶在保险公司的同事，谈到要不要休掉自己的老公这个话题时，竟用淡淡的语气说道，“要不是看他在床上还能满足我，我真想换换了……”孟菲忽然间觉得这样的女人很可爱，她们大胆而率真，活得非常自我。

回到家中，孟菲将浴盆注满温热的清水，还在水中放了几滴植物精油，迷迭香的气味，清淡而悠远。孟菲舒舒服服地把自己泡了进去。

浴室里水汽迷蒙。墙面上的镜子被一层细细的薄雾轻轻覆盖着，孟菲透过水雾望着自己的身体。在淡黄的灯光下，那镜中的浴女竟有几分娇慵的美丽。这是我吗？孟菲带着几分好奇和冲动，从水中跳出来，用力抹去镜面上细小的水滴。现在看上去清晰多了。

孟菲与那面镜子长时间对视着，她发现，自己不能算年轻，却也不老。她的肩部还很圆润，腹部也还平滑，胸脯精巧有形，并没有垂头丧气得不可收拾，虽然包裹着它们的皮肤没有十年前那么紧绷、那么光泽动人，但整体看上去，她还是一个颇有女人味道的女人。三十多岁！这是一个令女人有些尴尬的年龄。青春还没有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却已经是强弩之末；昔日的娇媚姿容已不复返，却又是可以清晰追忆的，因为它刚刚离去，不是在昨天，而是就在前一个小时

前一分钟，甚至就在略微错愕的一刹那。如果一个人丢失了一件珍稀物品，最为痛苦的时刻恐怕就是刚刚失去不久，若是已经丢了十年八载，反正也找不回来了，便不会那么痛惜。女人之于青春正是如此。女人过了四十岁，便与青春拉开了足够的距离，痛惜也没用了，只好安下心来静静等待着老之将至。如此说来，从三十迈向四十这十年，是女人最为痛苦的生命历程。

孟菲认真地审视着镜中的女人。她在那女人的眼角发现了几丝细细的皱纹，这样的发现竟令她生出一缕奇特的快意。孟菲发觉自己的内心是矛盾的。她怕老，她害怕那种悄无声息的凋零；虽然这样的凋零在人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，但她不该如此，她觉得自己应该与众不同，即便是凋谢，也要伴着悲壮的挽歌和隆隆的雷声，她不甘心自己就这样零落成一片尘土。然而，即使她依然年轻着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年轻或者不再年轻，对于她来说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青春是为爱情准备的，娇艳的身体是为男人准备的。

她现在没有爱情。只有一份不温不火的婚姻。

婚姻如一杯浓茶，最初的时候它热气袅袅清香四溢，有着迷人的芬芳；然而，岁月像一只居心叵测的水壶，它反复冲泡着那杯中柔软的茶片，直到整杯茶水变得淡而无味。

是把残茶倒掉，重新泡上一杯？还是闭上眼睛，将那杯寡淡的水凑合着喝下去？这个问题是许多已婚女人的困惑。

孟菲想着刚才在酒桌上好友红叶的言论。红叶说，三十岁的女人都在想着换老公，四十岁的男人都在想着换老婆。如此看来，有关茶水的困惑并不仅仅侵扰着女人。

孟菲沐浴完毕，带着水雾的氤氲和酒意的迷蒙，寻寻觅

婚 之外

觅间从衣柜中找出了一件丝质睡裙。那是条韩式睡裙，有着淡淡的粉红色，漂亮的蕾丝吊带，胸前是透明洁白的薄纱，两条精致的褶形滚边刚好托住胸脯的轮廓，既夸张着丰满，又含蓄着渴望。这是孟菲最为钟爱的一条睡裙。然而，在此初冬时节穿上它显然有些不合时宜，但孟菲还是选择了它。

孟菲穿上了这件性感的薄丝睡裙，却不忍心就这样睡去。她在房子里来回走动，感觉着自己身体的轻盈和柔软，但她很快意识到这样走来走去有些神经质，于是她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，打开了电视机。

孟菲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不想去睡。是因为尚在体内流窜的那一点点酒精？还是刚刚泡过的那个香喷喷的热水浴？或者，就是因为这件迷人的韩式睡裙？孟菲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好笑。难道她是想以今夜这身装扮来诱惑自己的丈夫吗？结婚十年了，两个同处一室整整十年的男人女人，还会有兴趣去诱惑对方或被对方诱惑吗？孟菲相信，就算自己穿得再薄再透，丈夫也不会对她多看一眼的。这似乎并不是魅力的有无问题，而是彼此之间太熟悉了。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。

孟菲终于心怀落寞地从沙发上站起身，准备关闭电视机并去睡觉。就在这时，门边响起了钥匙窸窣的声音，丈夫回来了。

一身寒气的男人进门后，脱去外套，似乎没有看见孟菲，径直进了卫生间。

孟菲有些委屈。她想，他至少应该看她一眼，他至少应该看一下她的睡裙，他应该注意到这件睡裙的单薄，哪怕他并没有注意到她今晚的心绪。然而，没有。孟菲的丈夫洗漱完毕就进了卧室，只略带不满地嘀咕了一声“怎么还不睡”，

自己很快就睡着了。

孟菲躺在床的另一边。她的身体有些凉。睡裙是冰丝的质地，此时贴在肌肤之上，将一种绵长的凉意向她体内慢慢渗透着，渐渐地，她觉得自己全身都处在一片冰凉之中。她努力让自己入梦。然而，梦境的深处是一片冷冷的月光，她无法进入。

孟菲睁着眼睛躺了很久，想了很久，终于坐起身，脱掉了冰丝睡裙，换上另一套棉织睡衣。

现在，她终于可以入梦了。



2

每逢周六的清晨，红叶总是醒得特别早。

醒来后，她大睁着眼睛，直直地望着窗外。窗外的天空刚刚泛白；如果是冬天的凌晨，她甚至还能看见几颗孤冷的星星。

这样早地醒来后，红叶躺在床上并不想动，她只是睁着空洞的双眼。她的内心一片空寂，那是一种绝望的空寂，就像一棵树被连根拔起之后留给土地的伤痕。那是一种填塞之后又抽身而去的背离，那是拥有之后又骤然失去的疼痛。

差不多有十年了。十年中的每个周六的凌晨，红叶都要在这种莫名的疼痛中醒来，并再难入睡；红叶的心都要承受着这种空洞的沉重折磨。她双目迟滞，眼神涣散，心绪飘得很远很远，似乎快要到了人间的边界。

红叶想不通，一段已成往事的记忆，一个已然模糊的影子，为什么会以这种周而复始的方式搅动着她的生活？她想摆脱，想逃避，想不再记起。为了遗忘，为了覆盖掉那段记忆，她动用了很多办法，也动用了很多人。那些男人的形